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三十三回 大戶竟被妖戲 謔土地演說鬼打牆

卻說何仙姑自從別過李鐵拐，單身獨居在衡山石室內整整修煉了一百多年。玄女聞他專心一志刻苦勤修，復親自降臨，授他大道。仙姑得此教訓，陡覺知識更晉，進步也越見迅速。玄女臨行時，又傳他召神遣將之法，如有危險或急難之事，可傳他們前來護衛。誰知本山土地係一老年女神，因見仙姑容顏絕美，修持極勤，況又同為女子，愈加來得親熱，從此便常常至石室中訪問仙姑，互相談論些天曹地府的故事、金丹妙道的至理。每逢土地有不解之處，仙姑必擇可以傳授者指示一些，把個土地太太弄得心悅誠服、五體投地。仙姑因是女身，雖在深山之中，不收一個徒弟。前時附近山洞中不少男女妖精來騷擾，都被仙姑用法驅逐，其中也有服他道行，願供驅遣者，仙姑概以善言慰遣。自從結識了土地太太，卻有兩名鬼卒伺應公私事務，每逢仙姑有事，土地必著兩鬼代為奔走，仙姑倒也甚感他的厚意。

這天，仙姑正值晚課完了，出洞玩月，獨立山峰一塊大石上，昂頭四顧，意豁神清。驀聽得山後一陣風響，霎時天昏地暗、月色無光。仙姑大驚道：這風好似猛虎，難道是外面新來的？要是不然，何以一向不曾聽得，也且不聞土地談起呢？於是拔出佩劍，向山前後觀望了一回，卻又不見一些動靜，仙姑心中分疑訝。他是心細的人，既有所疑，哪肯罷手，況存心救人，深恐猛獸襲害山下居民，自己枉自修仙求道，安能見危不救？於是步步走下山岡，欲究聲之所來。一路尋覓過去，不道行未半里，又聽得嗚嗚之聲發於身後。仙姑不覺又停步細聽，那怪聲卻又聽不見了，只聽後面有人說道：「大姑在此作什麼？可是為那孽畜的事情麼？」仙姑猛然一驚，回頭一瞧，不是他的好友土地婆婆還有哪個。仙姑忙笑說：「好土地，你管的什麼職司？山中有此怪物，也不想個法子快快剪除了去，留它在此害人麼？」土地笑道：「原來大姑還不曉這件事情。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獸類？是否和平常虎豹豺狼一樣的東西？我小神雖有守土之責，原沒除妖之才，當然管不了它。就以大姑而論，雖然學行三分仙法，存著分宏厚，但想剪除這怪獸時卻也還差個三五百年氣候哩！」說罷，又連連向仙姑行禮笑說：「說著玩的，千萬不要動怒。」仙姑倒笑起來道：「你這老婆子倒會放刁，什麼怪不怪的，大家都是世外之人，都存救世之心，誰有本領就盡力去幹，本領不濟，大家商量著做，終不成坐視孽畜害人，大家裝個沒事人兒就算了麼？什麼責任不責任，見怪不見怪，那全是笑話，現在且丟過一邊，得了空，大家說笑去罷。如今且先請教土地，這孽畜究竟是什麼種類，怎有那般本領？照你所說，那不成為畜類，簡直成了個法力高強的妖精了，怎麼一向也不曾聽你說起呢？」

土地見他這般熱心，不覺分敬佩，忙攜了仙姑的手一同走到山坳中土地廟內。鬼卒上來獻茶，兩人坐地。仙姑又問這事，土地歎息道：「仙姑哪裡曉得，此山周圍千餘里，本來只有一些不大為害的野獸，如狐獾狼兔之類，連虎豹都很少看見，更不用說什麼妖精了。誰知近三天內忽然來了一隻神牛，色青角亮，善能變化，發聲呼號巨如虎嘯，山嶽為之震動，飛鳥聞而遠翔。自前天晚上到這山中，昨兒一天不見回山，今兒午後就有山下吳大戶家前來廟中燒香求籤，說是大戶的娘子忽然被妖物迷住，並將大戶用妖風攝去，不知性命存亡等說話。我就派鬼卒前去調查，回來報告說，那晚大戶正和他娘子、侍妾等大開家宴，忽然一陣怪風，燈火盡熄，家人婦女嚇得走投無路，都向後宅逃遁。吳大戶是男人，膽氣稍大，喝命家人趕緊再點燈來，收拾器具。不料家人點上燈火，忽然院中有同樣面貌、一般服色的兩個吳大戶正在那裡扭作一團，一個說這是妖人假冒，喊家人快快驅逐，一個也照樣說是妖人幻化自己聲容，希圖作祟，著家人趕緊攆打。可憐一家男女，一個個嚇得作聲不得，瞪目相看，誰也分辨不出哪一位是真東人，哪一個是妖精幻變的假東人。一真一假，鬥狗多時，兩個都說辛苦得很，要進去休息休息。這一來可更糟了，大戶雖有許多姬妾和一位娘子，誰願意陪這妖人睡覺。大家公議，只有不管真假，暫時一概不陪，庶可保其貞節。不道此言一出，又是一陣怪風，滿庭燈火又是完全吹熄，黑暗中但聞妖人大呼：『眾位娘子不用害怕，我不慣和女人同睡，今天卻去，讓尊夫和你們作樂開心，明天再來找他罷。』眾人聽了，都開心得不得了，以為妖精是有道法的，自然不得貪色，他說回去，一定不會有假，家中留下的自然是真正的吳大戶了。於是等得風勢一定，再把燈火點上，果然只剩一個吳大戶，垂頭喪氣，像個分疲乏的樣子，坐在室中。眾人問他可覺得怎麼難過，他搖搖頭說『辛苦，辛苦』，想睡覺去，旁的沒甚話說。大眾見他神情有異，有幾人便非常懷疑，疑惑這大戶仍是假的，那真大戶不知被妖人攝往何處，現在生死難知。但多數卻深信這人必是真大戶，神色雖變，這是實在辛苦之故。結果那懷疑者既不敢明言所疑，不疑的更不消說，大家扶他到娘子房中睡下。大戶的娘子本是忠厚之人，自然也無疑慮，服侍這大戶睡下。到了半夜時分，阿呀呀壞了，原來那大戶凶淫異常。這些事情，小神當著大姑的面我不便說，只曉得大戶許多妻妾竟有大半吃了這大戶的苦頭，想來大戶平日決不如此，因此給他們看出弊竇兒來。大家都道這大戶定是妖物，眾人吃了虧卻還不說，頂要緊的，先要曉得那真大戶究被他邪術攝到什麼地方，有否性命之憂。因此大家等他午睡之時，哭哭啼啼的開了一場會議，最後才著人前來廟中，求小神替他們作主，並要調查他們主人的下落和妖物的來頭、驅除的方法。

「可憐小神屍位本山，平時只知守法奉公，做些應做的事情、能幹的職事，幾曾學過什麼伏怪降妖的本事來？受了他們的請求，當時又不好回報他們說我不管這些事情，那豈不更害他們傷心？因此一面敷衍著給了一張通用的經簽，一面就派鬼卒調查。鬼卒回來之時，經過山後一個千人坑，那是鄉人棄屍之地，見有一人如醉如癡，昏昏昏迷地躺在樹下。那地方本多孤鬼，陰氣極重，平日很少人行的。我那鬼卒卻也機靈，想道：『這個地方怎能隨便休息，而且此人衣服又極考究，不像鄉間種作之輩。』當時就料定必是被妖人攝去的真正吳大戶。

「於是找到一個野鬼，打聽了一聲。據此鬼說：此人去的時候，正是昨晚二次起那怪風之後，來此已有大半天了，看他像個活人，但不能說話，也不見他動作行走；若說是吾道中新進之輩，卻又陽氣未絕，在他身旁百步之內似乎有些熱氣，我們竟不能走近身去，想來這人一定還是有大身份大勢力的貴人，若是平常百姓，就是氣血剛強，完全醒悟，也沒有這種盛氣。照這等說話，可見這人必為吳大戶真身無疑，因為大戶為人頗稱好義，這山前後一百多個莊子都奉他為首領，凡是村中大事別人不能解決的，只要他說一句，無論何人，不能不服。他的身份也儼然和一個小國王相差不多，這也可稱得大大的貴人了；而且這許多村莊中全是務農作工的平民百姓，除了吳大戶，誰又配得上『貴人』兩字呢！因此鬼卒既斷定他是吳大戶，小神我也深信不疑，說他必是真正吳大戶。剛想等到晚上示個夢兆給大戶妻妾們，忽然又接到本郡城隍爺的諭札，說本山現有神牛從西方來，查係一位大仙坐騎，不久必有仙人前來收伏。此物六根未淨，野性不馴，既至凡間，必為民害，著我等一百多個土地齊齊留心，遇到神牛所至之地，即通知各該管地方民人，大家小心防衛，免受凌辱之患、生命之憂等語。我得了此諭，愈覺恍然，但還奇怪，以城隍之靈，何以能知神牛作祟，而不知神牛之主究是何仙，居何洞府，難道他老人家也有所忌諱而不便明言麼？」

土地說到這裡，仙姑道：「大概城隍正直封神，也不過和尊神一樣，有守土安民之責，無降妖伏怪之才。至於推算未來之事，明察變化之機，那是上界金仙的大道，平常仙神的確未必有此道行。況且天上神仙甚多，一時也實實不易查察。以我之見，像這位城隍爺，他能知道這些，已經很不容易了，至如你我，連眼前些小事情還判斷不清咧！」

土地點頭說：「一點不錯，一點不錯。我本胸有定見，又奉到這道法旨，立即親自出廟，會同本山各土地，大眾公議了一個通知大眾的辦法。散會之後，我親去吳大戶家示夢。從吳家出來，又特地到那千人坑，瞧那真吳大戶。吳大戶仍兀自昏迷不醒，獨倚樹根，像是熟眠的光景。我恐再有什麼野獸害他性命，特把帶去的一個鬼卒留在那裡，替他盡個保衛之責。好在他既一味昏沉，那饑寒兩字倒可不用耽心，等明天一早，吳家眾夢皆同，自然會去迎接他的，那時我的責任也算盡了，我的良心也可安了。」仙姑聽了沉吟道：「鬼卒不怕猛獸，猛獸也見不到鬼卒，幽明異路，如何能夠保護這人呢？」土地笑道：「這層卻虧你想到，我當時也早見如此，所以派這鬼卒去保護，正因他身為鬼物，和千人坑中許多狐鬼、兔鬼、野鬼、冤鬼全屬同道，果有意外之事，他們即歛不

能抵禦獸類，卻可聯合起來，用他們的鬼計較、鬼法術，齊心協力，大家起來把獸類雙眼嚴密遮蔽，使他神智不清，趕來跑去，仍舊跑不到大戶身邊，走不出鬼界的範圍，這就叫做鬼打牆者是也。」說時不覺大笑。

何仙姑也聽得粲然解頤道：「原來鬼打牆之說真有其事，卻不曉這牆又如何打法，今兒聽你一說，我才明白。但聞鬼打牆者，必定是那被遮之人陰重陽衰，本屍奄奄一息，屍居餘氣，方有這個法子；若遇強壯盛氣之人，不但沒有效力，要是碰到內行之人用齒咬破舌尖，噴血一灑，血著鬼體，其燙如火，非常難受，甚至有因此而消滅其鬼體、散失其鬼魂者。這話可是真麼？」土地道：「如何不真，你不聽鬼卒說那批野鬼還不敢近吳大戶之身，是因懼他氣盛麼？但這是指人類而言；若是獸類，心靈氣血遠不及人，憑他如何強壯，都非鬼物所畏。再有，我派去的鬼卒，他在我這廟中服役多年，也似凡人供職衙門一般，他那知識手段也比平常人要狠得幾分兒，有他在彼調撥指揮，縱不能抵抗妖精，但守大戶肉身卻是綽綽有餘，這倒不必替人家擔憂的。我所疑惑的，城隍爺既說必有仙人前來收妖除怪，如何事隔兩天，還不見降臨。不說別的，現在吳大戶一家人就被這東西害得夠了，萬一今天沒有仙人臨凡，明兒大戶回去家中，一條性命穩穩要送在妖物手中，這倒是我很擔心的事情。此時我也正想去你洞府中，大家磋商一個辦法，不道你倒巧巧的走了來了。如今說不得，你既是立心要救人患難，可巧又是我範圍以內的事情，你更該出力幫忙一下，才見得你的慈心義氣哩！」仙姑笑道：「你雖說得神牛那麼厲害，以我想來，只怕有些言過其實。趁吳大戶尚未回家，我便跟你同去瞧瞧，如可除得這東西，就順便收拾了他。萬一這廝真有本領，我們弄不過他，未嘗不可知難而退，不致遭他毒手。不知尊神以為如何？」土地欣然說：「應當奉陪。」仙姑因說：「救人如救火，越快越好，既然要去，立刻就走，不必再在這裡延擱時刻了。」土地依言，跟定仙姑，一同駕起雲頭，霎時之間已至吳大戶家。土地指給仙姑說：「下面黑霧重重，並且有些臊味，這地方就是吳宅，那老牛正在這裡逞凶呢！」仙姑向下一望，果然有層極濃的黑氣罩住一處大宅，一陣陣的臊味兒觸入鼻子，幾乎發嘔。忙從身邊取出一個藥瓶，倒了些藥來，和土地一同吸入鼻中，便不覺什麼氣味了。仙姑對土地說：「尊神在此觀望，我去探一陣來。」土地吩咐：「小心。」仙姑應聲：「曉得。」一躍而下，落在吳家院落。就聽得內室笙歌鼓樂之音並男女嬉笑狎褻一時並作，吹入仙姑耳中。仙姑知道老牛在此行樂，心中大怒，大著膽子，仗著寶劍走進院內。正見一個假吳大戶左右兩手擁著兩個裸體女子，在那裡飲酒作耍，形景□分猥褻。

此外□餘女子也都是一絲不掛的往來承應，雖則假為歡笑，面上卻顯然露出愁苦憤怒的神情。仙姑見了，越發怒火如焚。正想乘他不備一劍砍去，不道假吳大戶早已瞧見，忽然哈哈大笑，推開女子，赤身裸體追將出來，連叫：「美人何來？快陪咱喝杯酒去！」急得個仙姑面紅耳赤，一劍飛去，更沒工夫瞧他死活，翻身就逃。不料這東西真個厲害，避過劍光，口中吐出一陣青煙。仙姑剛把身子騰空，正被青煙所觸，只覺一股腥味，中人即暈，一個倒栽蔥掉下地來。假吳大戶哈哈大笑，要著人扶仙姑進去，說：「咱要和他開心咧！」未知仙姑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